

我的清华情结

○李增德（1940经济）

我的清华情结源于父辈的传承，也是父辈清华情结的延续，内容涉及面广，也跨越了时代和漫长空间。值此母校百年华诞，愿配合《清华校友通讯》征文要求，留下“难忘的人和事”，也许能让关心清华的人士，回味一番。

父辈的清华情结

我家与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因为父亲李广诚在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时，全家就随同他从上海来到清华，父亲在清华任庶务长。全家到清华的时间，已经无从查问，据三姐回忆是坐大船，同行还有叔父李广勋。当时全家共6人，父亲，母亲，好婆，大姐蟠妹，大哥树德和二姐雅妹。清华早期教工宿舍建造滞后，父亲初来时曾一度住在圆明园附近民房，后来才搬到南院18号。住在民房时，三姐1914出生，取名圆妹，是纪念圆明园的意思，我也是在那里于1917出生。那年大雨滂沱，父亲从学校回来要涉水而过。听说那年正巧发生张勋复辟，外面不断走过辫子兵。父亲和周校长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周1903，父亲1904。

父亲在清华前后共十余年，在这期间，他除了任学校庶务长外，还奉命去华盛顿任留美学生监督。他在美几年的工作很劳累，不知其详，只是从几位那时在美留学的老留学生处了解到，说他办事认真，为同学们服务周到，甚至卫生纸都要亲



李广诚先生摄于1963年5月22日

自发给每位同学。妹妹李华妹就是父亲在美国华盛顿任职期间出生，取名华妹以作纪念。他回国后保留一张珍藏的白宫草坪照片挂在墙上，给我印象很深。他很少谈学校工作，听他说在清华任职时校内外交通不便，曾骑驴去城里外交部为学校经费办理取款事宜。那时学校经费是美国庚子赔款拨付。据校史记载，他曾由学校委派，与自然科学部教师海宴士研究大礼堂地板太高，改进音响工作。据了解，当时清华的经费是块肥肉，受到各方觊觎都想染指。后来发生的几次倒校长的学潮都与各派系争夺领导位置有关。

清华当时大兴土木。周校长在任期间，建造了四大建筑：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和科学馆。按理说庶务长是肥缺，但父亲是两袖清风，听大人说有人送过他

一木柜都被他退回。

父亲在校教过英语，兼任成志小学校长，该校始建于1915年，专为早期教职员子弟而设，校训是“立人为本，成志于学”。杨振宁、邓稼先都曾先后就读于此。我的叔父李广勋也是在父亲任职期间在清华1914级的学生，毕业后留美就读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回国后曾先后在北平协和和苏州行医多年，专修小儿科，任过博习医院院长。记得父亲在美国时，我曾去科学馆楼下的办公处替他领取薪金，每月360元，那时算是高薪了。父亲大概三十几岁到清华工作，因为我记得他在学校时曾有同事为他40岁举行庆寿活动并在礼堂前合照留影，可惜这些记录都遗失了。

在这期间家庭子女成员也从3位增至8位：华妹，宓妹，清德都是在清华出生。只有老九是在北平协和出生，取名协德。

父亲青年时代在清华投身教育工作，30年代到抗日时期为慈善救灾贡献力量，

这期间，曾去陕西西安开办泾惠渠的水利工程。北平沦陷后一直在沪继续从事救灾工作。三姐1948年与徐仁赴港后，父母曾去港在女儿家小住，那也是二老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文革”期间也被贴过大学报，抄过家，幸亏他们因病躲过了一劫。父亲一生淡泊名利，热心公益，享年82岁；母亲一生乐观开朗，热爱子女，贤妻良母，享年89岁。

我们兄弟姐妹共9人，大哥、大姐已过世，健在7人。大姐蟠妹，二姐雅妹都与清华有姻缘。大姐夫陈凤翥是清华五级经济系毕业，二姐夫陆以循是清华七级外语系毕业，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他与万家宝（曹禺）、汪家宝都是中学同班好友。值得一提的是，以循毕业后于1936年去日本上野音乐学院进修音乐，随后二姐也东渡日本进修音乐。他俩都专攻提琴并曾在协和礼堂举行过巴赫乐曲演奏会。演奏会由清华乐队指挥库普卡和三姐圆妹钢琴伴奏。我也有幸参加了那次盛会，演



合影。李广诚、王祥麟夫妇与家人，后排左起：清德，蟠妹，华妹，宓妹，协德，摄于一九五三年

□ 庆祝建校100周年

出很成功，我们都为此而骄傲。二姐年轻时擅长游泳、跳水，曾在马约翰教授率领下与马老长女懿伦去青岛参加全国运动会并获得荣誉。二姐子女中陆眉与陆明都是青年钢琴家，陆明现在清华工会教师合唱团任钢琴伴奏。陆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深圳教钢琴，培养了不少后辈，钢琴王子李云迪还曾经是她门下。二姐夫陆以循回国后经张肖虎推荐，一直在清华音乐室任教，培养学生音乐欣赏水平。不少毕业校友提起音乐室陆以循的音乐欣赏课都有美好回忆。1969至1970年间，二姐和二姐夫曾随清华职工去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陆以循因长期患胃病于2003年病逝于清华校医院。二姐雅妹，于2010年5月在清华校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提起大姐的姻缘，我还是中间牵线人，因为我在中学时常去清华，与不少大学生往来，当时认识的有几位五级经济系学生如曾迪先、胡景权、赵永余、赖天曼、姚宗铭、陈凤翠等，其中最熟的就是陈凤翠。他是河南开封人，毕业那年曾任毕业纪念册编辑，中文底子很厚，我们戏称他“老夫子”。他对西方文学很投入，特别爱读狄更斯的《双城记》，崇拜成人之美为朋友牺牲的卡尔顿，他自己取名Carton，大姐英文名Mary，两人正是天作之合。他曾通过我，到我家与大姐会面，后来结为终身伴侣。他们结婚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现在可能只有老清华人才记得这地方。那天很热闹，由二姐拉提琴奏婚礼进行曲，三姐弹钢琴。大姐夫先后工作于天津和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任校友项叔翔（任经理）的秘书多年。大姐夫于1979年逝世，子陈介

眉，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女介芳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

在我记忆中清华大门洁白无瑕，巍然耸立，上有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字。一边是邮局，另一边是保安队，那时称校警。院里有一棵参天大树，但后来不知为何伐去了。

南院18号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家园。邻居都是朝夕和睦相处的好友。子女一代也都一起长大。回忆有马约翰、李寿先、王维周、虞振镛、陈达、邵枫元、张凯臣……他们的子女有：马启伟、马启华、马启平、马懿伦、马佩伦，李鸷鼎、李鸾鼎、李鹤鼎，王元化、王元美、王元霁、王元兆，虞佩曹、虞佩兰、虞昆宝，陈旭人，邵式芝，张志光、张志雷、张志昭、张志霁、张志霍等；此外，住校外锣鼓巷扁担厂的周校长家的子女有：周丹凤、周珊凤、周寿康、周华康、周耀康、周佑康……可惜大多都失去联系，或是永远离开了我们。

回忆故人：马约翰，虞振镛，周治春

我还记得小时经常去马约翰先生家玩，记得他家客厅里有一副汉语老师李寿先送的对联：“立定脚跟做事，挺起筋骨为人”。马老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留学美国春田大学主修体育，于1914年来清华任体育教授，但奇怪的是清华没有体育系，而有设备齐全的体育馆。

回忆体育馆楼下墙上挂有老罗斯福的铜像，“文革”时被取除掉了。马老亲自上体育课，班次多了有夏翔、黄中孚等老师上课。记得第一课是讲跑步，一般多用英语，跑步使用的是“use your toes”

（用脚趾尖不要用脚后跟），记得还有一课是讲如何洗澡。他强调体育，身体力行，冬天只穿一件西服外套，带黑领结，精神抖擞，上下班总骑那辆不能倒轮的单飞自行车。学校下午4点后，学生一律要参加体育活动，还规定游泳不及格不得毕业。我与马老有缘分，30年代在清华上过他的课，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又上他的体育课，后来50年代在北京贸促会做翻译时，还有机会在中南海礼堂巧遇他老人家一次。2010春节有幸到厦门鼓浪屿马老纪念馆广场，瞻仰他神采奕奕的雕像并与他老人家的雕像合影（见下图）。马老一生为体育事业奉献，他可说是体育世家，接他事业的是次子马启伟，曾任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女婿牟作云，是次女马佩伦的丈夫，曾作为中国篮球代表队员参加过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

虞振镛先生一家住在南院外独立的一所住宅，他是中国兽医防治系统的奠基人。据说他从美国回国时是在轮船上与奶牛同舱，共渡太平洋回来的。他到清华后就开办模范奶牛场，引进了先进设备。记



得奶瓶上的钢圈是很特殊的进口器材。为了表示全身投入，虞老还取名Tsunyong New(牛)。他和夫人都热心公务，热情待人，个子不高但很健壮，大家提起“矮个虞”都赞扬他们的和谐之家。儿时，我曾短期住在他家，他的夫人发现我是左撇子，左手用筷子，特别送了一双金筷子，鼓励我改右手，果然有效。但我打网球、乒乓球依然如故。他的奶牛场后来迁到城内。1936年虞老曾任国民政府事业部渔牧司司长兼种畜场场长。遗憾的是他创办的模范奶牛场并未兴旺起来。

周校长那时住在市内扁担厂，儿时父亲常带我去他家，他家院子深，养了几条狼狗令人害怕。周老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可以说中西并重，符合校歌“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要求。他的子女大都就读于干面胡同美国学校，同时家里还聘请汉语老师教四书五经。我也在一起读过几次《孟子》。客厅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套线装二十四史。

周家老大寿康曾在燕京大学就读，后不幸英年早逝。佑康和我较熟，他能说善辩，我很佩服他流利的英语，他后来留学美国。华康是儿科名医，林巧稚的侄女婿，曾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现仍健在。周大姐丹凤与清华校医李刚结婚，后来都在沪去世，有女明珠，现在上海。次女珊凤曾留学美国，北大外语系教授，夫君是画家李宗津，也是我育英中学同班同学。遗憾的是他在重庆时曾为蒋介石画过肖像，因此历次运动都受到冲击而过早地离开人世。

□ 庆祝建校100周年

我的清华生活

我有幸在清华度过了难忘的三年：1934—1937，那是华北政局陷入危机的时代，学校也处于动荡。同学的政治倾向也显然分成左中右。我在经济系常与南开同学往来，同屋裴元龄，四川人，舅舅是《大公报》胡政之，还有杨锡祥、王恩源、梁辛、邵良、徐燕秋、陈宝仁等。三年学习中，教过我的教授们：中文是浦江清，外文是吴宓，后来是英国人吴可读，国际贸易是萧蓬，经济思想史是陈岱孙，德语是陈铨，西洋史是刘崇鋳，会计是余肇池，生物是李继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岱孙系主任，他的讲课很有吸引力，令人难忘。在网球场上，他白绒衣，西裤，很有绅士风度。吴宓给我影响很深，英语发音a读“啊”，据说他是在美国南方留学。吴教授很注意仪表，有一次我在工字厅看他刮胡须，很认真。我的室友裴元龄在十级级刊里写我的小传时调侃说我颇富想象力，能目测吴宓胡子的硬度。

十级同学中邵良和我最熟，他是我级体育明星，在香港、昆明、缅甸、美国我和他都曾在一起，解放前他效力交通部，曾在港率油轮员工起义。此事当年报刊曾刊登头版消息，但可惜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去美定居，不幸驾车时中风。同学在校庆时欢聚过的有陈国庆、徐宣、方钜成、黄明信、林从敏、姜桂侬、全广辉、陈宝仁、吴承明等。

清华三年学习中，我的课外活动也很丰富，我参加了军乐队，导师是张肖虎，指挥是捷克人库普卡。队长王修深，吹小号，单簧管方钢、范中廉、周珏良、

方左英，吴宗济吹巴松，十级孙鸿鸾吹小号，我吹横笛。在库普卡的指挥下，我们演奏过不少名曲如Verdi的Carman overture, Strauss的Wine Woman and Song, The Bat, ……有个《前进，清华》不记得何人作曲，只记得歌词是：“清华，清华，祝你寿无疆，水荡荡，木苍苍。”这曲子可惜已没有几个人会唱了。

“七七事变”的炮火中断了我们在清华园的学业。在纷乱中，全家除三个姐姐都挤上逃难的火车南下，经过天津时，以循在车上纷乱中照顾我们一行，那时他家住意大利租界。我们到达苏州，投奔叔父李广勋家。在这期间发生了沪战，炮火燃烧到了上海。由于经济原因，我向清华申请休学一年。我当时跟随毛叔李广学在大埔桥伤兵医院为伤兵服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后来医院结束后，经父亲介绍在一家外滩江西路志卫制药公司做记账员。1938年又调香港该公司。在香港时遇见不少清华同班同学：王恩源、梁辛、裴元龄等。我于1939年秋由港搭船经海防、河内乘火车到昆明继续学业。

我在昆明随1940班毕业，因此我跨越10级和12级，在西南联大结束大学生活。70年后我曾于2010重游昆明并在《清华校友通讯》发表短文，这里就不重述了。留诗一首：

联大重返七十年，鬓发苍苍梦魂牵。
昔日师友半作古，犹见绿窗似旧颜。
梅老遗风喜铸钢，绕行松柏诉无言。
千秋事业传承久，薪火相传赖大贤。

2011年1月20日